

论镜像：意义奇点与符号演绎*

胡易容

摘要：镜像在不同文化中均具有极其特殊重要意义。在符号学研究中，学者对待镜像观点迥异，艾柯甚至宣称镜像不能被作为符号来看待。在一系列镜像符号属性论辩的基础上，本文以“镜像是自指性元符号”为命题，从“生物演进”“个体发展”“社会身份”多层面来阐述镜像符号所具有的形式典范性：对于生物或人类个体的自我建构，镜像符号具有一种元符号能力的评价功能；同时它也是个体在社会文化中自我定位的标记方式。镜像的特征使得它成为诸种像似符号的“基型”。作为意义生发的“奇点”，其不同方式的衍义可生成像似符号的无限可能形式。对镜像符号的理解，应超越结构层的属性探讨，进一步与文化自我意识等一般性规律结合考察，旨在从符号学角度对镜像这个特殊文化符号提出更为明晰的形式规律界说。

关键词：镜像符号 艾柯 自我意识 认知科学

DOI:10.13760/b.cnki.csalt.2015.0068

引言：镜像作为符号

镜像所具有的特殊神秘气息与魔力几乎是超文化的，中西文学与神话不约而同赋之以神奇的力量。不只人文学者和艺术家为之着迷，社会学家也认为它是主体建构的核心策略之一；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无不牵涉镜像的问题。很少有哪种事物被赋予如此之多的文化意涵，同时又造成如此之多的困惑。这些跨学科的共同探讨主题是罕见的，其原因可能是镜像问题折射的形式问题具有普遍性：个体镜像是个体意识的反映，社会镜像是集体或社

* 本论文为“当今中国文化现状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项目成果，受到“广西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资助。

群意识的体现，而物理学家甚至将反物质称为“世界的终极镜像”。^①由此，作为意义之学的符号学或能尝试探讨其表意形式规律。具体讨论方式则可以抽去个别镜像的内容而通过它的一般形式去理解镜像。这就有必要悬置某具体镜像的内容，而将其形式特征作为讨论对象。

首先要弄清楚，当我们说“镜像”时，我们在说什么？其中的一般性规律对我们理解意识具有何种价值？最基础的，至少是界定镜像是否身处符号的讨论范畴之内。如上所述，镜像的诸种复杂象征意涵是一个显见事实，但符号学家却一度考虑将镜像从符号家庭中除名，重要的文献之一是艾柯为其英文版《符号学与语言哲学》撰写的《镜像》一章。在此章中，艾柯以镜像为对象，讨论了符号的基本条件，并以这些条件为评价尺度否定了镜像是一种符号。他指出，将镜像从符号群类中排除出去，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定义符号，或者至少定义符号不是什么。^②此论引起了符号学者们的论争，李幼蒸、赵毅衡两位先生的论辩最具代表性。李幼蒸认为艾柯所列条件不能排除镜像的符号属性并侧重说明镜像与原物意指关系成立。^③赵毅衡的逐条辨析更为细致，并针对每一条提供了丰富的论辩例证。他指出，既然存在解释空间，则镜像依然是符号，且任何镜像都在符号的门槛之内。^④两位学者的论辩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不过，对像似程度过高问题的讨论似乎尚有余地。艾柯否定镜像为符号的理由之一是“不能解释以及无法撒谎”，尤其强调“镜像只是重复”，因为镜像是拥有“所指对象的全部特性”的图像……因此，不能用像似原理来解释镜像。艾柯还提出，镜像只有降低像似程度（他举了烟熏的镜子一例）才能成为像似符号。^⑤

可以说，艾柯拒斥镜像进入符号世界的理由是他设定了一种“零度镜

① 戈登·弗雷泽：《反物质：世界的终极镜像》，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② 翁贝托·艾柯：《镜像》，张颖译，载于《传媒与符号》（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46页。艾柯否定镜像为符号有如下七条理由：第一条，“符号前件在场并可感知，而后件通常不在场”，而镜像的指称物“不可能不在场”；第二条，（符号）前件可以脱离后件单独产生，而镜像不可能没有后件；第三条，前后件不能形成必然因果关系，只是假定由后件造成，符号可以用来撒谎，而镜像无法撒谎；第四条，前件不是与一事态相连，而与一般性内容相连，而镜像指称是个别的；第五条，前件与后件是类型性意蕴关系而非物质性关系，此关系应为类型性关系，而镜像是个体的物理性对应；第六条，类型性关系使符号能独立于介质，而镜像无法脱离镜子这一介质；第七条，符号必可解释，而镜像只是重复。

③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08页。

④ 赵毅衡：《翁贝托·艾柯七条：与翁贝托·艾柯论辩镜像符号》，载于《传媒与符号》（第2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37~145页。

⑤ 翁贝托·艾柯：《镜像》，张颖译，《传媒与符号》（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46页。

像”，这种镜像绝对真实可靠且不形成任何误解。不仅如此，他还预设了对镜像的具有零度解释的解释者。这导致了镜像作为一个文化社会中的事物被抽离而进入了一种非符号化的工作假定之中。实际上，从艾柯否定镜像的理由以及让镜像进入符号门槛的策略来看，“像似程度”是一个关键点。基于此，笔者曾撰文分述了“绝似”“重合”“副本间关系”甚至“原物自身”如何生成符号意指关系，进而指出艾柯对于镜像的论辩之失在于：他高估了镜像与原物的“重合程度”，又低估了镜像的说谎能力——镜像并不是原物的“重合品”，它只再现原物冰冷而无法触摸的视觉部分而非原物的“全部品质”。^①

至此，本文就初具在符号学范畴内讨论镜像问题的基础。并且，由于前述诸文着重镜像是否为符号的论辩，对镜像这一深具魅力的符号形式的分析则需要更多后续展开。由是，本文不仅是镜像符号身份的论证，更希望以此为起点深入镜像作为符号的一般性规律考察。在前述基础上，可尝试对镜像这种特殊符号作一个界定：镜像，是一种释义者与发出者具有同一身份的自指性元符号。简言之，镜像是“符号自我”的基本形式。其特殊性包括绝似性（三位一体的）、在场性、自指性、元认知性和具身性。上述特性的极端形式全部满足，即同一的绝似、零度符号距离的在场、封闭的自指、唯一化的元认知，则可能构成艾柯所说的“零度镜像”。零度镜像只是一种工作假定，在实际符号世界中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异都会造成符号释义的展开和符号形式的无限衍义，其衍义结果可以构成其他任意形态的像似符号。

一、符号距离与像似变异

通常认为，绝似符号在皮尔斯符号分类中是像似程度最高的像似符号，其判断依据主要是在符号表意效果上因符号再现体与对象的接近而导致实有其事的误会。赵毅衡指出，绝似符号只是错觉，并没有到绝对同一（sameness）的地步，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符号过程。^②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符号与对象完全看不出区别，则称为“重复”（double），重复是否是符号关系是有条件的。此处，是否重复取决于观察者是否“看出”。这个判断用于“镜像”的理解中，可以解释为在未被识别的情况下，镜像也可能是重复。但此时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预设观察者的“无知”——当且仅当此种情况下，艾柯预设的那种绝对真实的“零度镜像”才成立。不过，此时它不仅不是符

① 胡易容：《论图像的符号性》，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0期，第146~151页。

② 赵毅衡：“绝似符号”，《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号,也不能说它是“镜像”,因为并没有一个观察者来界定所见之“象”与原物的关系。艾柯的误会即是用假设的上帝视角来说明镜像的性质,却要求解释者对镜像这个“元符号”保持绝对的无知,以至于可以把镜像中“象”的呈现视为真实本身。艾柯认为烟熏镜子的镜像能进入符号的门槛,这种策略缺乏一个抽象逻辑,它太形而下,也太机械了。

任何符号形态在被观察之前,都类同于一只“薛定谔的猫”,它类似于不确定的量子态。我们引入了“镜像”概念,也即引入了“观察者”,就好比处于量子态的对象在瞬间坍塌为可见的符号——像似符号,且是其中像似程度较高的绝似符号。如果进一步演绎这种被设定的具体条件,就进入了更为具体的演绎过程。艾柯所提的烟熏在降低像似程度方面其实并没有任何效果,它只是增加了符号传播过程中的“噪音”。艾柯还提到,多重折光的剧场拉开了传输的距离,哈哈镜导致了变形等情况。这些方式都从某个侧面使得镜像原物与再现体之间的异质化更为明显。其中,他提到“照片是凝冻的镜像”,这就是将镜像的时间同步性抽去了。这就涉及到他反对镜像作为符号的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理由:符号再现体、对象与接受者的在场性。

在场性也是镜像与一般符号的不同之处。通常认为,绝似符号与对象并非同时在场,因此它们明显是代替对象的符号。^①同时在场是否构成符号的必要条件,李、赵两位先生都已经作了充分论辩,此处不赘述。但“在场性”乃是镜像不同于一般符号的明显特质。作为从假定的零度镜像出离的符号表意过程,对象与再现体同时在场,仅仅意味着三者有相对较近的“符号距离”。这种较近的距离是镜像发生演绎的初始“符号距离”。通常认为符号距离有三种: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表意距离。^②艾柯用在场性来否定的只是时间、空间距离相对较短,但未能否定任何一种距离之存在。当三种距离都为零的时候,仍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零度符号态或称为零度镜像。此时,符号处于混沌,而意义也就无从言说。一旦一种距离开始产生,意义世界的奇点就出现了。镜像的方式是符号表意距离出现的最简形式,相对于一般符号表意过程,镜像需要的实际要素最少,接受者—解释者—对象三位一体,且因为同时在场而具有极短的符号距离。在这三个距离中唯有“表意距离”才是符号存在之根本。时空距离对于符号表意来说,只是提供了一个发生演绎的初始点。如果一种符号表意没有时空距离,则意味着它没有传播性,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时空的初始距离构成了一个符号衍义的“原

① 赵毅衡:“绝似符号”,《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② 赵毅衡:“符号距离”,《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点”，之后，随着符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传递，世界成为符号构筑的文化社会，符号不断衍义、累积，并以几何级的方式向外膨胀。这个膨胀过程即符号诸形式在文化社会中的无限衍义。严格意义的“再现体—对象—接受者三位一体”和“共同在场”的距离被拉大了。符号距离在技术和文化的多样性中更具跨越性，并且更加丰富。艾柯所称的变形了的“镜像”（直播、电影等）实际上是在符号距离上不断跨越的结果。并且，在这种跨越过程中，局促于原初样态的符号表意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的路径在理论上是可追溯的。空间上，对象与符号同时在场的距离被逐渐拉远，最初产生折光剧场、实时转播，最后这种距离可能是跨国甚至越洋。这种空间距离本身也意味着时间距离的出现，不仅是光线传播本身具有时滞，而且有实况转播为了提供意外画面出现时的应急切换还有人为了人为时滞。最终，时间或空间距离拉大到可以跨越整个人类文明时空的两端：先秦竹简或石刻上的符号跨越数千年向我们展现当时的文明，而现代数字媒体跨越整个地球传递大洋彼岸的实时图像。在这种时空距离的传递过程中，镜像符号的像似程度也会发生前文所述的各种变异。

二、镜像作为自指的元认知符号

（一）镜像自指及具身性

自指性是镜像最直观的特性，也是它关涉“自我”的原因。只有当观察者自身置于镜子之前并以自身为观测对象时，镜像符号才具有了那种不同于一般符号的特殊形式——原物与对象常常同时在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艾柯才认为它应被逐出符号家族。因此，此处对典型镜像的界定必须包括“自指”的特性，否则就失去了划定镜像边界的重要依据。一切借助某种光学媒介手段形成的“视觉图像”均是镜像，意味着一切都是镜像，而这无异于让镜像失去了基本特征。一旦通过镜像来观察他物，镜子就变异为与一般媒介物作用毫无区别的类折光剧场。

对于镜像的这种自指特性来说，它的基本表意形式即“图形对象”主体关于“自我”的认知——在其意义上可看作哲学上古老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人类在自我认知历史上，曾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人类这一物种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卡西尔在《人论》开篇即指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

标”^①。但对现有结果的深究表明，人与动物的差异往往不能通过某种单一界限加以界定。换言之，很难从单点出发论断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绝对界限。例如，亚马逊丛林中的卷尾猴可以使用简单工具，黑猩猩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蚂蚁或者蜜蜂的社会化分工极其有效，甚至道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并不能完全将动物与人分割开来……随着生物符号学的进一步推进，卡西尔笼统地通过“符号动物”来界定人的独特性恐怕也需要更为细致的考证。人类自我确证日渐被理解为多维度的复杂性问题。正如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曾经焦虑的那样：“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② 复杂性本身当前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否认的理解方式。就“人”的独特性而言，要做的只是在人类不断自我建构中实现“人”的总体性价值，不断地用新证据实现人的自我建构，而非给出一个固化的终极答案。卡西尔即便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也保留了对动物的开放性。他指出：“对这个问题（类人猿的符号化过程）的未来发展作任何语言都是为时过早的。这个领域必须为今后的研究始终敞开大门。”^③

本文所涉的“镜像”亦是如此。科学实验表明，除了人类，经驯养的黑猩猩、大象、海豚以及某些鸟类（如喜鹊）有照镜子的能力。^④ 法国儿童心理学家亨利·瓦隆的“镜子测验”表明，人类在肢体协调性方面即便弱于其他动物，但在领会自身镜像关系方面却更有优势。这似乎表明，镜像识别是智力中比较特别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不完全与记忆等其他智能等同，它有关自我，是人类信息认知结构中占据信息主导地位的视觉符号形式。

符号哲学家诺伯特·威利指出：“自我是一个符号（或者记号）……自我由符号元素组成。自我不再是指一种机械的或者物理学意义的性质，而更是一种文化的性质。这句话有几层含义：其中最重要的一层是指，所有的自我——不管过去、当下还是未来——拥有相同的本体意义上的品质或者说相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页。

② 马克思·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达姆斯塔特，1928年，第13页以后。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④ Helmut Prior. "Mirror-Induced Behavior in the Magpie (*Pica pica*): Evidence of Self-Recognition", *PLoS BIOLOGY*, August 2008. Volume 6. Issue 8. 但猴子却未通过测试，尽管猴子可能很欣赏镜子及其特征，但却无法在镜子里认出自己来。相反，它们对这些影像的反应是好像看见了陌生的猴子一样。见萨勒：《在达尔文的镜子里》，鲁刚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同的性质。”^①从某种意义上说,镜像的认知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因为只有“我”存在,人类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才可能具有更进一步的自我意识显现。“我”是从动物到人的漫长演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镜像符号能力,对于“自我”而言,无疑是一个相当明晰的节点。

卡西尔将符号世界与信号所属的物理世界的关系视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他认为“人的符号活动(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相应地退却多少”^②。卡西尔此说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比喻,而非人掌握符号工具的实际状态。因为,符号世界并不是渐进地侵占物理世界的领地,而是一种智性的开启。一旦获得符号的钥匙,哪怕获得有限的指称能力,整个世界就处于一种符号待在地。即便在认知能力极其有限的远古时期,人类也能以自身的方式将整个宇宙符号化。古希腊的原子论与东方中国的阴阳五行说并不因其科学上的有限性而在穷尽事物逻辑上有过退缩。不断深入认知只是提供更多宇宙文本分节方式而已。人在获得符号能力的那个刹那,就对整个世界提出了哪怕最简化的符号化。物理世界是自在世界,而符号世界是人的世界,一旦进入人的世界,便完全而非部分地生活于符号之中。卡西尔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可退化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③

在所有的符号能力中,“自我意识”是构建符号的一种重要能力。镜像识别也需要一个认知过程。对人类婴孩时期的镜像能力研究表表明,人对镜像的理解能力并非与生俱来,它需要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一定经验积累而逐渐获得。拉康的“镜像阶段”可归纳为三个不同符号元语言能力的发展层次。在第一个阶段,婴孩将自己的镜中影像作为一个真实的“他者”来对待,这个阶段的孩童与未能通过镜像测试的大部分动物的反应是一致的。在这种反应中,镜像是“原物”的等同物。对于释义者来说,此时尚未发生“物”与自身的分离——并没有一个符号指称,我们可将这个阶段称为“前符号阶段”。第二阶段,婴孩虽然尚未识别出镜中像是自己的影像,却发觉了它不再是一个实在之物。未通过镜像测试的动物,常常很快对镜子中的影像失去兴趣。这表明两个事实:一是镜像是抽出原物部分品质的(图像)符号化的结果;二是,此一阶段的幼儿与对影像逐渐失去兴趣的动物都发现了镜中之像

① 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中文序言。

②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并非真实的“物”。这意味着处于该阶段的幼儿或动物开始了认知符号意义的第一步——“原物不在场”。但是这只是符号过程的一个并未完成的起点。由于缺乏完整的符号元语言能力，幼儿或动物并不能知悉其背后的原因，即没有形成影像与“原物”的解释关联。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潜符号阶段”，即已经有某种开始的迹象而并未完成符号释义。

及至第三个阶段，儿童与部分具有高级视觉自我认知能力的动物就形成了明晰的视觉自我认知能力。实验表明，从小失明的人在成年后复明，需要花很长时间理解镜子的基本特性。这一点在某些未使用过镜子的土著部落也可以得到确认。镜像的解释能力是视觉角度符号元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评价方式。这还不是关于“自我”的全部结构，而是其视觉符号形式的主要结构。实际上，“镜像”对自我认知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止于上述阶段。拉康与弗洛伊德都认为，自我并非一个自然的存在，而是主体与自身之镜像之间的“自恋的激情”的产物。^①实际上，镜像阶段仅仅是一个开端。作为意义文本的镜像与其自我释义的主体的关系一旦开始，人的一生就将遵从符号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将根据自己的欲望来编织自己符号性的镜像。因此，拉康把自我称为“理想-我”，而“理想-我”是一种虚构的符号。

这一认识可以表述为：人类依靠符号实现自我的建构，而“镜像”是人类作为符号动物的自我建构的重要一环，一旦迈过这一环节，人类就进入了无法倒转的符号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面对自然本身，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的直观实在了。^②

（二）元认知与具身性

“自我意识”作为一个高度抽象概念，并不是一种单一维度的自指。在传统哲学的探讨中，自我是一个具有多侧面意义的词汇。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总结过八种关于自我的界定^③，社会心理学重视“客我”与“主我”的统一，米德将自我解释为“自指性”，库利用“镜中我”来描述这种作用。社会心理中的自我理论，摆脱了哲学领域的“唯我论”，从社会性和符号秩序来分析自我的存在方式。归纳而言，无论是通过社会交往还是其他“非我”

① 严泽胜：《镜像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第58页。

②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③ (1) 自我即认识者；(2) 自我即被认识者；(3) 自我即原始利己心；(4) 自我即优越驱力；(5) 自我即心理过程的受动组织（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我）；(6) 自我即目的追求者；(7) 自我即行为系统（格式塔心理学中的自我）；(8) 自我即文化的主观性系统。见车文博主编：《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途径,自我建构的符号关键性质之一是元认知层面的“自指性”,而这也是镜像符号具有的关键性特质。哲学界对自我的主客间(I/ME)问题论辩可以归结为自我建构是否有一个外在的路径依赖问题。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看上去是一个无需依赖外部的内在自我世界,而在现实世界中,脱离外部世界的自我存在却找不到任何依托。这种存在必须以文本化或符号化的方式加以表达,因而自我的问题就成为一个“自我符号的建构”的问题——通过符号实现外在关联。这意味着,不仅“客我”是一个外在文本的自指性认知,“主我”本身也必须有某种可循的痕迹。

在笛卡尔对现代性的启蒙的假定中,认知自反是对自我以及社会—结构资源进行监控的问题。^①社会学中的自指性既讨论个人自身生活叙事的监控,也讨论社会作为整体的反思与改良。本文所说的“自指性”与社会学意义的自反有关,但却是指一种最质朴的“认知自反”,是符号对象经由再现体回归释义者而形成的循环圈。释义者作为符号对象的身份是此一符号表意过程的临时性身份,且释义本身并不受到上述结构的封闭。因而,作为释义者的符号对象每次对镜而立,都可能形成新的释义。就符号表意路径来看,外部世界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即:自我符号是否有一个表意的距离。米德认为,任何思想、判断、感悟等心智活动都是两个自我之间的协调,而不是纯然的“自我意志”。^②

表意路径是一个主我与客我之分离的过程,即将自身文本化为一个可区别于他者的符号。不过,“能够理解一般性的符号”并不足以清晰地界定人类的特质。昆虫留下气味、蝙蝠回声定位都具有此种将自己转变成外在符号的基本形式。但如果将镜像作为符号来理解,则其蕴含了更抽象的意义。正如纳博科夫所说,自我是“能意识到自我意识的意识”,即是赋予了某种“元认知”的维度。当符号指向外在对象的意义时,自我只是处于意义处理的第一层次,第一层次对自我的运作是盲目的;当自我对自我本身、对自我符号的运作方式进行反思时,自我就进入了第二层次,即“元自我”层次。^③

镜像作为一种自指符号的重要意涵,并非仅指其物理形式上的反射,而是对这种反射的自指意味的领悟,即对此种符号的典型意义及其释义规则的洞悉。对规则的理解要求进入上层释义体制来考察意义,即镜像本身自携了对自身的元认知——人类作为个体或作为整体对自身释义活动的“自知”,以

① 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页。

② George Herbert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③ 赵毅衡:“元语言”,《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

此种元层次的自知之明来理解镜像符号的“自指之义”。“元”对应的英文为常用作前缀的“meta-”，该词出自希腊语“μετ (metá)”，意思是“之后”或“之上”，故“元”乃是一种基于规则之上的认知和理解。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嵌套结构，上层的结构规约着下层的信息。

能进一步对镜像作出解释，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元语言能力，是“人作为元符号存在”的重要具体指征。我们的问题由以某种决然的鸿沟来断言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转变为更谨慎的通过某种相对的措辞来描述这种差异。对于“人作为符号动物”这个命题，也需要更清晰地就符号使用意义的差别进行更细致的考证。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学者汉斯·兰克（Hans Lenk）推进了卡西尔的观点，他提出：“简单的符号能力和语言能力（如黑猩猩可以学会手语）已经不足以建构起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人类不能再仅仅被刻画成符号的动物，而是以通过其向解释、认识和语言的元层次上升、超越的能力将自己与灵长类动物区别开来。更确切地说，人类是‘元解释’的动物（元符号的动物）和超越解释的动物，是最卓越的元层次的存在。”^①

镜像不仅仅是个体成长获得“自我意识”的结果，也是人类作为符号动物的有力确证，即便被定义为符号动物的人，其获得这一能力也有一个基于其生理基础的社会习得过程。尽管艾柯不承认镜像是符号，但他却认同镜像是标记“想象界”与“象征界”的门槛，是从想象自我到社会自我的关键点和门槛。^② 艾柯这话可以被理解为，镜像是一种社会心理意义上元语言能力，而元语言能力是一种“社会性成长经历”，即符号能力。无论是将这个现象置于生物演化还是个体发展背景下，都可以将它视作一种具有测度效用的指征。继卡西尔从符号角度对人的特性进行界定后，更多学者从更为精细的角度探讨人的意识或具体的符号构成，其总体思路是将人的文化属性以符号化的方式来解读。文化是意义的生成，而意义的载体则是符号，因而，符号能力成为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自我明证的重要途径。符号能力（symbolic capability），也称为“能力元语言”（competence metalanguage），是“解释者使用适当的符号来解释符号文本的一种能力”。^③ 能力语言的基础层首先是基于事物之间一般信号的表达能力，例如蜜蜂的飞行舞蹈、气味的标记，可见这种能力在生命世界普遍存在，许多符号学家将这些行为视作处在“符号的门槛”上。

① 汉斯·兰克：《人是元符号和元解释的存在》，王伟译，载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45页。

② 翁贝托·艾柯：《镜像》，张颖译，载于《传媒与符号》（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47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其二是对符号本身的规则的驾驭能力。因为符号只有通过具有符号元语言能力的主体的规约才能被称为意义的载体。其三是区别于信号的普遍指称能力 (designation), 它不同于信号对物质实在性的依赖。

自指性同时涵涉的意涵包括“具身性”。当柏拉图说“镜像反映整个世界”^①时, 他预设了艺术家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观察镜子。实际上, 是艺术家化身为整个世界的替身来自我审视。严格意义上的镜像就是自指性的, 也即对于观察者自身的观察。近年再度兴起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热潮开始正面讨论“意识”这一机器人研究的禁区。^②传统模型对意识的界定是偏重功能性的, 如钟义信教授在《意识机理论与模型》中对意识作了如下定义: “意识”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对于外部刺激的感觉、记忆、理解和判断”的能力。所谓某个系统对某种刺激“具有意识”, 主要是指这个系统对这种外部刺激具有感觉能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从字面理解, 该界定既可以理解为刺激反应论模式, 也可以作更复杂的解释。基于电子元件的刺激反应和记忆存储逻辑判断均可能在机械逻辑层面完成, 关键在于如何定义“理解”。若按照前一种解释, 则可以说这个定义下的人工智能已经实现, 不过实现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原因是相较人类智能, 这种智能的机械性特征表明其并不能真正“理解”信息, 而只是对信息按照逻辑算法实施某种反馈。其呈现的特征是, 尽管人工智能具有远超人类的数理逻辑运算能力, 但对人类觉得很简单的直觉性事物却无法理解。研究表明, AI 计算机视觉和人类视觉并不一样。^③这种不一样, 归根结底是机器身体缺乏类同于人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不是一维的理解、判断和逻辑运算, 而是具身性的理解——对自身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 以及对自我角色的理解。现代人工智能对“理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康奈尔大学创意机器人实验室主任利普森将“意识”称为“自我想象的能力”^④, 这意味着“意识”必须上升到“自我符号”的层面。

结语：形态演绎与镜像符号衍义

我们在谈论镜像时, 无法谈论非符号化或去符号化的“镜子”, 而只能是

①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 第69页。

② 胡迪·利普森:《意识! 机器人会有吗?》, 载于《中国信息化周报》, 2015年3月23日, 第26版。

③ 《顶尖人工智能无法识别这些简单图像》, <http://36kr.com/p/218605.html>. 2015年1月12日。

④ 胡迪·利普森:《意识! 机器人会有吗?》, 载于《中国信息化周报》, 2015年3月23日, 第26版。

谈论某种符号化的镜子。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谈论镜子的纯客观物理特性，但纯客观物理特性并不存在于人的感知中。当我们以某种视角谈论其体积、重量、色彩、光学性能时，我们已经选取了属于人类习得经验的要素，而“选取”正是符号化的过程，除非我们能抛弃作为人的感知，恢复“非人”的状态从而进入“零度的镜像”。因此，我们无法谈论这种具有某种物理光学特性的实体及其特性，而是谈论具有某种符号表意特性的符号载体。

镜像符号表意过程具有一般符号所不具备的一些特性。它的再现体、对象、接收者三位一体，因而表意要素最少，且它因自指性特征又具有极短的符号距离。从“零度”的非意义态进入符号世界时，其往往最先进入“类镜像自我符号”阶段，赵毅衡先生亦提到，“极而论之，大部分符号表意都有自我符号的初始阶段”^①。这是从表意者的角度看。从符号形式视角看，则符号表意形式的初始点是一个“镜像式的符号”。镜像式符号可能发生诸种变异形式而生成诸多不同的符号样态。元认知的变异条件是背景规则认知不充分，由此，镜像就可能转化为蜃景、幻象，进而成为具有欺骗性的假象。像似层级是最常见的变异，从零度镜像的“同一”进入绝似符号，进一步降低则可能成为普通的像似、亚像似，甚至反像似符号。反像似符号是对符号知觉特性的补充，并力图走向对立面。这种对立面的效应造成了与原物之间的理据性关联，例如底片和原片的关系，尽管颠倒了黑白，但其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场性的变异则在时间和空间表意两维度上不断拉长，可地老天荒，可天涯海角，最终符号的表意过程在离场意义的回归刹那实现。表意渠道的变异比较易于理解，镜像作为一个“图式”认知，其初始形式具有视觉中心特质，但镜像作为一个图式符号，可以是听觉或是其他知觉形式的，例如回声就是一种声音的镜像式符号——它们具有对称而同构的典型特质。

具身性和自指性的变异是镜像向他者投射的重要环节。所有的符号表意与释义过程都潜存一个“我”的化身，即便是游离于符号学边界的动物符号学亦是如此。正如乌克威尔所说，在苍蝇的世界中，就只有“苍蝇的事物”，而在海胆的世界中，就只有“海胆的事物”，所有的动物符号学研究都无法避免以人类符号世界的观照方式来理解动物的“符号意图”，即我们以人的理解方式建构动物符号行为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心理的一个投射，即便这一投射的名称是“动物符号学”（zoo semiotics），其模式仍是人类社会的符号活动模式。正如医学需要研究小白鼠那样，其最终目标仍是人类自身。镜像作为人类文化的总体反射与其作为个体的符号方式结构是类似的，这种自指性结构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折射出人类文化自我与生物界他者的异质性。人类在观看他者的世界时,也被这种预设的镜像符号所预先笼罩。所不同的是,以“我”为基本符号表意预设,具身特性就转移到其他“人”,甚至其他“化身为我的物”身上。

作者简介:

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播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形象学、战略传播研究。